

咏安庆

吴志峰

吾自三月二十八日赴安庆任职，历数县之调研，任山水之浸润，心有感慨千千，思有阳谋种种，不揣才疏学浅，禁不住提笔以歌安庆——

吴楚分疆，以览宣城。
皖水龙山，古邑峥嵘。
祥宗圣境，化育空灵。
才俊辈出，代有贤英。
桐城翰墨，文脉悠长。
黄梅妙曲，艺韵倾城。
工业肇始，洋务初兴。
独秀振臂，国人奋醒。
先烈浴血，大别纵横。
终成盛世，岁月安宁。
珍馐冠绝，山水诗境。
幸甚至哉，同安共庆。

◇人间小景

伞匠陈

葛鑫

江南的雨总是先落在青石板缝里，青苔吃饱了水，在巷弄间漫溢出墨绿的纹路。往年这个时候，伞匠陈的油纸伞便在老街的黛瓦白墙间次第绽放。

那条老街有多久了，没人考证，只说新中国成立前就有。那家伞铺有多久了，也没人记得，只感觉一直都有。

伞匠姓陈，人称伞匠陈。伞匠陈白发白须，七十多岁的样子，总爱穿靛蓝布褂，袖口磨得泛白却浆洗得挺括。他摊开竹篾的动作像在抚琴，食指与中指夹住青竹片的瞬间，腕子一抖便迸出清越的脆响。那些竹片原是倔强的，却在老人布满沟壑的手掌里温顺起来，他上下翻飞地编制伞骨，那竹片像是从他指尖生出的枝丫。最妙的是裱伞面时，他总把新熬的桐油兑入赭石、藤黄，搅出琥珀般的光泽。油刷扫过桑皮纸的沙沙声里，一只青鲤便从西湖游进了伞面。

“这把伞骨是去年霜降前斫的竹。”有一回，我站在他的伞铺前看伞，老人忽然开口，枯枝似的手指抚过伞柄处细密的竹节纹，“经冬的竹子韧劲十足，您听——”他屈指轻叩伞面，果真传来空谷回音般的低鸣。说话间雨势渐密，斜飞的雨丝撞在油纸伞上，进出细碎的雨星子。伞沿垂落的雨帘后，老人眼角的皱纹里还凝着桐油香。

除了制作新伞，伞匠陈还帮人修理雨伞。那时随着他婉转的几声吆喝，总有三三两两的老人与孩子围拢过去，捧场般看他穿针引线。他的双手比老树皮还要粗糙，或许是伞骨断口常年打磨，一条条疤痕醒目地蜿蜒在手指上。不管是接骨架还是补破洞，他总是敏捷而利落。做得高兴时，他还会即兴来两句小曲，和身边蒙蒙的烟雨混搭在一起，像一副玲珑的江南画。兴致来时，他也会给大家讲一讲油纸伞的前世今生，他是祖辈传下来的手艺，谈及过去造一把伞要经过选竹、制伞骨、糊纸、制伞头、绘花等100多道工序时，语气里充满了神秘和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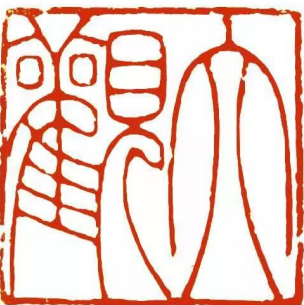
巷口的刘阿婆曾抱着孙女那断骨的雨伞来找他。伞匠陈接过伞，先转三圈，上下左右端详一番，鼻梁上架的老花镜滑到鼻尖，像是给伞相面。

“洋伞？”他微微一笑，他习惯称现代的各种伞为洋伞，在他眼里，流水线生产出来的雨伞，少了点味道。他认真地从箩筛里找出几根竹制伞骨，给洋伞来了个混搭。竹伞骨在铁架上敲出叮当的脆响，“铁家伙咯手，哪及竹骨知冷暖。”他说话间已把伞面拆作莲花，飞针走线时哼起昆曲小调，苍老的嗓音混着雨打芭蕉的节奏，倒把修伞铺变成了戏台。刘阿婆笑眯眯地看着伞匠陈把旧伞打造成古朴风，新奇又满足。

那年深秋，老街改造，整条街的商铺都换上了霓虹招牌。伞匠陈的伞铺缩在奶茶店与便利店之间，像褪色的年画。我见他常攥着半截伞骨发呆，那双手仍保持着编竹的姿势。有一次暴雨，几个躲雨的年轻人挤进他的伞铺，举着手机拍他补伞。“老伯，您这手艺能申请非遗吧？”伞匠陈没抬眼，细麻绳在伞骨间穿梭如织，“祖上传的活计，要什么纸片片认证。”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去年立冬前。银杏叶铺满青石板，老人蜷在竹椅上打盹，膝头摊着未完工的伞面，画到一半的墨梅停在枯枝处。

前段时间路过古玩市场，瞥见玻璃柜里躺着把油纸伞。伞面绘着工笔牡丹，金线勾的边在射灯下晃眼。我凑近细看，伞骨接缝处藏着粒陈年桐油渍，像老人指缝里永远洗不净的印记。窗外忽然落雨，雨滴打在钢化玻璃上闷闷的，再听不见那年油纸伞上清越的叮咚。



河坡上的蓝月光

郭之雨

尾花写作业。他们都能叫出花的名字，知道梵高。不知是插花居瓶的熏陶，还是韦编三绝的勤奋，她的四个儿女都考上了大学，她执意留下二丫，理由是等她老了，身边要有人伺候。

鸢尾花深邃迷人的蓝紫色和生动形象的姿态，很是被人喜爱。每年这季节，我也常采。老伴瞪眼撇嘴说看到二丫家插花，插出来几个大学生，拾人牙慧，孩子都靠努力，要不是鸟的命，永远是鸡，他有时给我扔了，我再采一束。鸢尾花是美丽的花卉，插瓶能保持一个月鲜活，即使如揉皱了颊旧紫蓝色绸布的打蔫花朵，只要水分充足，花腋处翠色的苞片还会生出新蕾，继续开放，这是一种精神。

人若想活成花，大多是被花的美艳惊到了。可是，人与大自然相处，先是和谐，才能共赢。尽管鸢尾花“叶拔尖尖绿，花开朵朵鲜”，轻盈飘逸，繁华盛世，但它通过根茎，无性繁殖，攻城略地，一副理不直气很壮的样子，去和稼穡争高低。庄稼人视土地为宠儿，哪会让鸢尾花赖着撒野呢？

二丫母亲对鸢尾花心醉神迷。她学着牧羊

的李二叔，赶羊那样，一步一步把鸢尾花赶到河坡。让它开成灯盏，照天照地，照亮河坡上生长的故事。

鸢尾花虽常见，我看到大片地开放，还是初次。河坡边有两排秀逸的栾树，地面绒绒青苔，路边富饶的青荻，摇雪的珍珠菜，粉粉的雪贝草，一群油菜地飞来的鸟，衬着一溜河畔鲜艳的鸢尾花，美轮美奂。

在这里，鸢尾花享受着春天般的温暖和夏天般的热情，凛然于世，可以自由开落，毛头笔似的花蕾，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丰富的蓝紫色，花朵流畅，透着葳蕤的生命力。晨曦中挂着露珠的鸢尾叶，逆光下，一闪一闪，晶莹生辉。我乐此不疲，蹲下去，用相机，长时间捕捉叶尖上的光景，似乎在上映一部花间醉。

当我移动镜头，风景出现了，是鸟飞，是云飘，是叶绿，是花开，是二丫母亲蹲在花丛里，她拍花，二丫拍她，我拍她们，还有后来的人们，那笑脸，阳光和鸢尾花一样娇艳。如此想来，我们便拥有了彼此美好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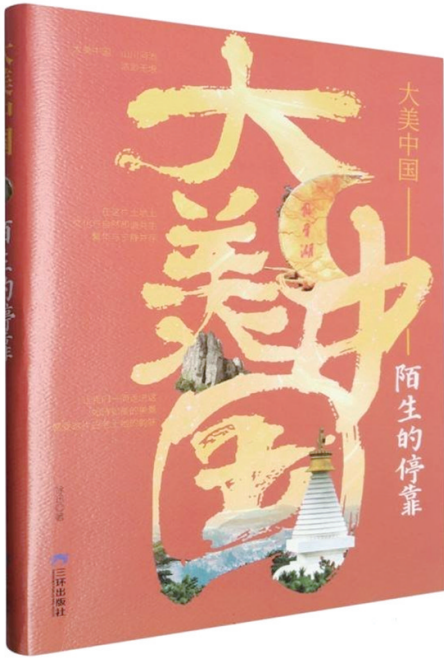
雪山脚下的春光

汤青 摄

流动的人生美学驿站

——读徐迅散文集《大美中国——陌生的停靠》

汪启明



《大美中国——陌生的停靠》
徐迅 著
三环出版社

其次是陌生化的意象重构。所谓陌生化的意象重构，说的本是熟悉的意象经过重构后，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散文》杂志主编汪惠仁在谈及徐迅的乡土散文时曾说过：“他在一边拆解一边重建他的故乡：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条河一座山一街一座寺一个传说……直至万家灯火。”《与天柱峰对视》一文，作者摒弃传统仰视视角，以“我”与“山”平等对话的姿态重构山人合一意象，使天柱峰不再是静止的观赏对象，而是具有呼吸的生命体，他能接纳一个青年人的全部惆怅，也能“两相观照，山我俱老”。《一庵一潭记》《谷雨天仙庵》两篇文章都用了“天仙庵”这个意

象，但却重构了不同的内涵，前一篇从天仙庵的来历上建构，一说山坳里盛着漫天繁星故名天星庵，一说茶有仙味便叫天仙庵；后一篇则从天仙庵中的“仙”这个字重构意象，即仙境、仙人，主客皆为仙。这种陌生化意象重构的创作特色还体现在其他记游散文上。《又见桃花源》中将五指山下的“桃花源”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进行虚实叠合，构建成一个亦真亦幻的桃花源。《阿尔山的云》是“云”的意象多层叠合，飞往阿尔山在云端上看云，感到飞机轻盈得像朵云，与之一起飘荡；走在草原与森林里，面前的草原与森林就像擦肩而过的“一团团绿云”；阿尔山的湖泊像缭绕在阿尔山的“一朵朵白云”；火山岩形成的石塘林是天空飘落在大地上的“一片红云”；天上有云，地上有云，感到身在阿尔山犹如身在“云的故乡，云的天堂”。

其三是醇厚的艺术底蕴让读者如品香茗，如饮甘醇，回味无穷。《停靠》擅长运用富有文化性的意象。《秦淮河只说历史》用“红莲”“桃叶”两个文化底藪丰厚的意象去说秦淮河的历史，“蔷薇色的历史”也就有了历史之美。李香君宁死不当清顺民血溅桃花扇以明出淤泥而不染之志的悲壮故事，与晋代书家王献之在野渡迎接爱妾桃叶的美丽传说以及其后的粉丝们的軼事诗词，让人“感动得有些凄迷”。《秋雨残园》中的残园秋雨，颇有李商隐“留得枯荷听雨声”之韵。残园铭刻着一段攻打火烤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痛，飘落在残园上的秋雨是历史的老泪，它在洗刷，在控诉，在警示。《大足无声》是一篇颇有文化韵味的散文，作者由一个深深的足迹开始寻找，从石头上找到柳本尊、赵智凤两位僧人的身世，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就是悲悯生灵，希望佛教在民间普及，把佛教哲学平民化，于是穷其毕生精力把劝人为善的故事和完整的佛教“浮世绘”刻在马蹄湾的石头上，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迹。《停靠》表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所选文章气韵绵长，底藪深厚，语言质朴、清新、灵动、隽永，经得起咀嚼，经得起推敲。

太史笔

张爱国

五月的阳光已有烈性和躁动，崔府后院里却一片清涼幽静。亭子里，东郭姜和几个丫鬟围坐一起，窃窃私语地做着女红。“夫人夫人！他他，他又来了！”一个丫鬟惊慌失措地跑来，脸色煞白。“快叫老爷！”东郭姜丢下针线就往屋里跑，一袭白裙，凭空又给院子降下些许温度。

齐庄公大步跨进院子，大声说道：“别走啊崔夫人，陪寡人乐乐。”东郭姜跑进屋刚要关门，齐庄公一头撞进。东郭姜双手按着突突跳的胸口，弯腰行礼：“见过君上。”

“免礼免礼，寡人不要你行礼，只要你陪。”齐庄公一把抓住东郭姜的一只衣袖。东郭姜用力挣脱，满眼泪花，瑟瑟后退：“君上，我家老爷来了。”齐庄公紧逼东郭姜，嬉笑着：“你说崔杼啊？他来了又如何？寡人和你美人姜又非第一次，他又不是不知。”

“老爷老爷……”东郭姜长袖掩面，绕着几案跑。齐庄公越发兴奋，张开双臂后面追，忽又拿起几案上崔杼的帽子，扔向东郭姜。东郭姜一愣神，被齐庄公抓住一只胳膊，继而被拉过去，箍进怀里，动弹不得：“君上，妾是崔杼之妻。你不可如此，你会伤了臣下的心。”齐庄公坐到几案上，将东郭姜横放在两腿上，双手在她胸前不安分起来：“哈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谁又不是寡人所有？”

“君上！”随着一声咆哮，崔杼从侧门冲出来，却又急忙弯腰行礼，“君上，臣下有礼！”

“崔杼，寡人并未召见你，出去！”齐庄公将脚下崔杼的帽子狠狠一踢，正中崔杼脸上。崔杼浑身颤抖：“君上，士可杀不可辱！不要逼臣！”齐庄公一把撕开东郭姜的外裙，露出里层粉红色的小背心，又斜脸看向崔杼：“逼你？莫非你敢弑君？”崔杼猛一跺脚，抽出佩剑，刺向齐庄公。与此同时，崔杼的几个家臣也冲进来，三下五除二，杀死齐庄公。

崔杼刚抱起抖成一团的东郭姜，门外大步走进一个人，一手托竹筒，一手持笔。崔杼放下东郭姜，给来人行礼：“太史，您也在啊，您都看到了吧？”

“本太史向来随侍君上，一直立于门外，方才之事尽收眼底。”太史伯站在齐庄公的尸体旁，一边冷冷地说，一边在竹筒上书写着什么。片刻，太史伯写完，收起竹筒欲走。崔杼上前：“太史，能否让在下看一眼？”太史伯点头，将竹筒往几案上一摊。崔杼凑近一看，竹筒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其君。”

“太史，这，有什么不妥吧？”崔杼低声道。太史伯淡然一笑：“何处不妥？秉笔直书，乃太史之责，自古皆然。崔杼弑君，本太史亲眼看见，不谬分毫。莫非你欲使本太史为你隐恶，不为后世知晓？”

“太史，崔杼弑君不假，崔杼不敢隐于后世，也无法隐于后世。然崔杼因弑君，您方才也亲眼看见，君上荒淫无耻，不顾臣下面颜，崔杼实属无奈啊！对此，太史缘何不着一字？”崔杼抱拳向太史伯，“太史之责，当是不隐所有之恶。太史，在下恭请你补录‘君淫其妻’。”

“荒唐！自古只闻臣下奸淫，何有君上荒淫？只见君上尊严，何来臣下面颜？只道君赐臣死，何敢臣下弑君？”太史伯愤然道。崔杼不再大怒：“我明白，史上之所以只有臣子之罪而无君上之过，原来皆为尔等太史所隐！”

“崔杼，你弑君之骂名，当遭臭万年！”太史伯厉声道。崔杼紧咬牙关：“太史，你也在逼我吗？我别无他求，只要你补录几字，让更多史事为后世所知晓！”太史伯昂首挺胸，大步往外走：“夏五月，崔杼弑其君！本太史绝不再书一字！”崔杼挥剑刺死太史伯。

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闻讯，手持竹筒赶来。太史仲径直跨过兄长的尸体，来到齐庄公尸体旁，问崔杼：“君上为你所弑？”崔杼点头。太史仲当即在自己的竹筒上写下：“夏五月，崔杼弑其君。”崔杼用颤抖的手臂指向太史仲：“太史，当真不能书‘君淫其妻’吗？此亦为事实。使更多史实为后世所知，引后世之戒，实乃太史之责啊！”太史仲冷笑，摇头。崔杼杀死太史仲。

太史伯的三弟太史叔立即跨进，像他的两位兄长一样，也被崔杼所杀。

四弟太史季记下“夏五月，崔杼弑其君”后，握着笔，看向崔杼，声音洪亮：“崔杼，本太史此头可断，然此笔绝不可再书一字！”

崔杼双腿一软，瘫坐于地：“太史笔太史笔，古今多少事，因你而为后世知，又因你而不为后世知！”